

直到重逢一刻发现,《红豆》印记还在,母校印记还在,瞬间拉近了距离

“打个响指吧”

把《红豆》的创办比作打个响指,似乎再贴切不过。

感谢作家班宇,借《漫长的季节》剧中人物写下那首诗:“打个响指吧,他说/我们打个共鸣的响指/前面的事物将被震碎/面前的人们此时尚不知情。”诗的隐喻引人遐思,我就在想,中山大学钟楼文学社1979年创办的《红豆》,不亦类乎此?

时隔四十五年,《红豆》重新结集成册,创办者、参与者从四面八方赶来。对于他们,当年打出去的响指余音犹在,只不过那时候的共鸣,那些后来被震碎的事物,都已经变成从前。

《红豆》生于康乐园。康乐园正在迎接中山大学建校一百年。在百年中大的漫长季节里,《红豆》只生长了两年,陪伴它的“新三届”(77级、78级、79级大学生统称)在校也不过四年。如今它和他们在母校重逢,《红豆》以另一种形态回到它的出生地,“新三届”们都已进入暮年。惟有母校,青葱依旧。

《红豆》结集,始于76级学长杨亚基的提议。他在校时出任过《红豆》编委,毕业后在广东出版界深耕多年,编辑出版过不少有影响的作品,惜因积劳成疾英年早逝。这位资深出版家在世时一大心愿,就是把散落尘间的《红豆》收集成册。他曾对一起共事的79级学弟刘中国说:“这件事

要抓紧做,一转眼,大家都老了。”杨亚基的夫人蔡瑞平,当年是华南理工大学77级学生,《红豆》是她和杨亚基的“爱情信物”——杨亚基发表在《红豆》的散文令她一见倾心。为了完成丈夫遗愿,蔡瑞平亦倾尽全力。

刘中国感动于心,慨然领命,四处奔走,八方联络,一时间海内外应者踊跃,不但集齐了七期《红豆》,还得到了母校多位师长、学长为《红豆》题写的墨宝,撰写的文稿,发来的视频。于是就有了厚厚一册的《红豆杂志结集》,就有了“新三届”和母校的一次重逢。

翻开《结集》,最吸引我的是《红豆》创办者、参与者的回忆文章。七期《红豆》重新刊行,四十多年前的稚拙浅陋随处可见,无论多么敝帚自珍,先天不足是一目了然,让亲历者再回首时依然心潮起伏的,是小草绽绿冲破冻土的那份倔强,那种勇气。

其实何止《红豆》。改革开放之初,恢复高考之际,冰雪消融,万物复苏,各地大学生不约而同办起刊物,先是武汉大学《珞珈山》,北京大学《早晨》,接着四川大学《锦江》,中山大学《红豆》……有研究者统计,从1978年到1980年,全国就有100多所大学办起200多份学生刊物。

须知那时“文革”阴霾刚驱散不久,从万马齐喑到众声喧哗,猝不及防地,一个引发

巨大共鸣的响指,就这样在大校园里打响了。

不到两年,这些大学生刊物中有许多先后休刊。但是,作为“新三届”的共同记忆,长久不灭的学术,为了这份刊物赴约而来,无论居庙堂之高,抑或处江湖之远,见面仍是同学。况乎庙堂和江湖都已渐渺,“新三届”也成了历史标签,惟有少年时的书生意气,尚能让彼此惺惺相惜犹存共鸣。

引起共鸣的,是那时大学生探索和思考胜似“初生牛犊”的无畏。是那时老师们爱护学生有如“护犊”的投入。而承载这一切的,是母校的宽厚和包容。

记得《红豆》问世不久就遭遇一场风波。第二期《红豆》发表中文系77级陈海鹰的写实小说《黑海潮》,首次披露“文革”中的一桩惨案,是中文系主任吴宏聪和系里老师的仗义执言,化解了那场风波。

《红豆》从创办到重新结集过了四十五年。中大从建立到百年老校走了一个世纪。漫长岁月里,等待重逢的时间总是最漫长,漫长得模糊了记忆,漫长得疏离了彼此。直到重逢一刻发现,《红豆》印记还在,母校印记还在,瞬间拉近了距离。

当年的《红豆》主编苏炜、副主编方风雷,重逢之际忆述《红豆》创刊、办刊、休刊的台前幕后,说者酣畅淋漓,听者

心领神会。那些收进结集里的回忆文章,更似雪泥鸿爪,勾陈出一群大学生、一份学生刊物和一所大学、一个时代发生的变化——当年谁会想到,今天的苏炜任教于耶鲁大学,蜚声海内外华文文坛;今天的方风雷作为厚朴基金创始人,创造了中国金融界一个又一个传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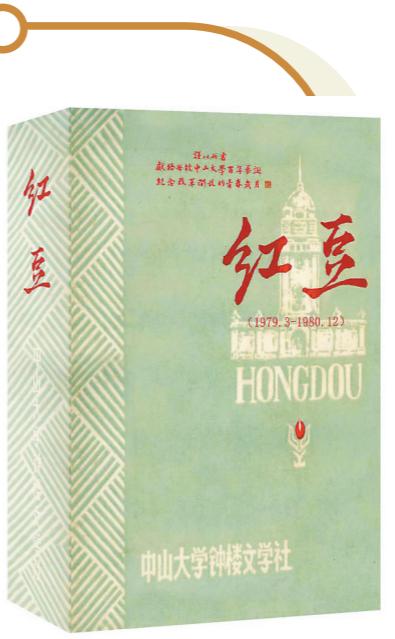
在重逢现场,我见到77级老同学邱俊。当年他为《红豆》管账,同学们上街卖《红豆》,读者寄钱买《红豆》,每本两三毛钱,钱经他的手分毫不差,《红豆》休刊时,账面仍有700元盈余,悉数交回给系里。邱俊家境贫寒,暑假没路费回家,留在学校种菜,干一天活挣一毛钱,毕业时分配到广东省统计局,以总统计师退休。他比许多人都清楚,广东作为经济大省,改革开放四十年发生了太多变化。我向他谈起,当年你管一个《红豆》账本,现在成了总统计师。他淡淡一笑:“读大学前,我就在生产队干了四年会计。”

《红豆》休刊的遗憾终因重逢而释然。时间的年轮从未停止转动,它展示了季节轮回的力量——《红豆》休刊之时,正是80年代开启之际。

更大的响指在更广袤的地平线上响起,遥远的事物接连被震碎,其中就包括不断被改变的我们自己。

《红豆》重返母校,正值中大建校百年。在这所百年老校的恢宏华章中,《红豆》并不

□江艺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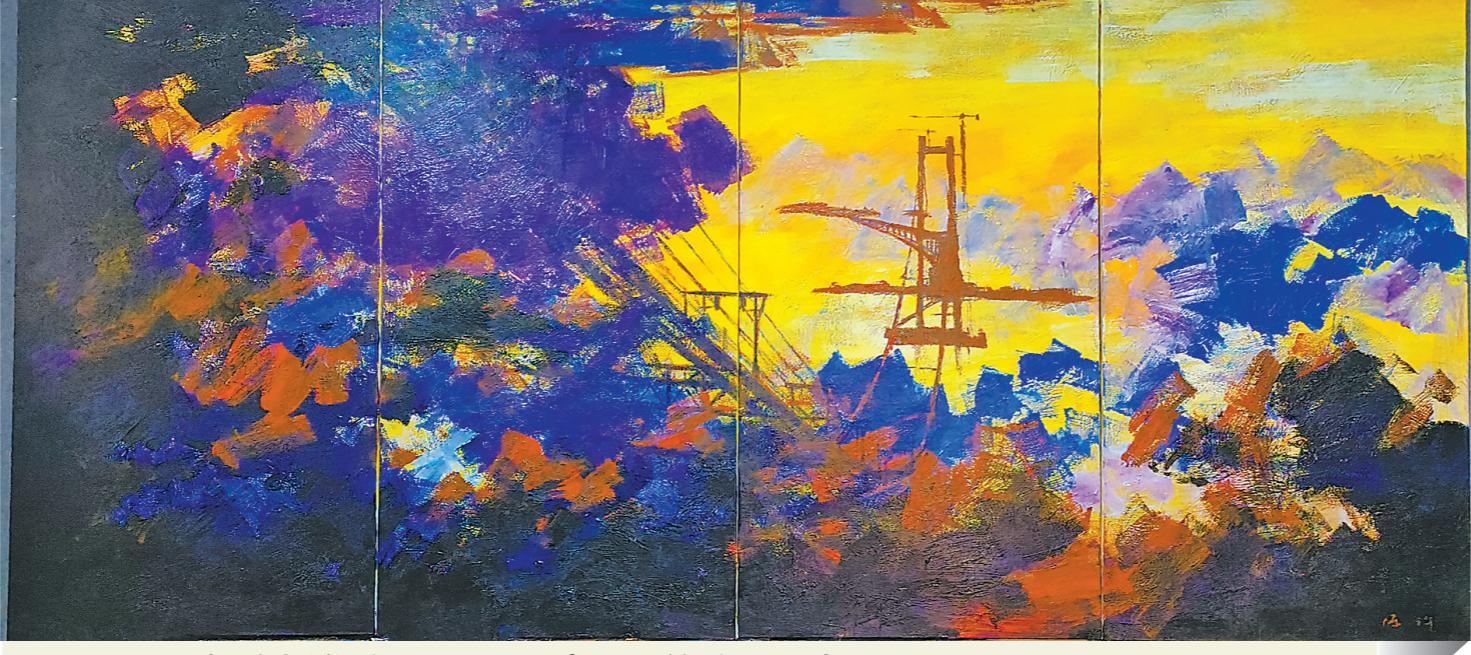


起眼,却有其独特价值。因缘巧合的是,康乐园也生长着红豆树,它并不高大,无法和校园里伟岸的樟树、茂密的榕树相比。但是,夏天去图书馆,走过马岗顶的青砖人行道,路边的红豆树落下豆子,铺陈出青石缝里点点殷红,别有一种坚实和纯粹。

如今,《红豆杂志结集》已经收入中大档案馆,成为母校馆藏。创办者们完成了杨亚基学长的遗愿,也实现了自己的心愿。这个心愿,就印在这本书的封面上:“谨以此书献给母校中山大学百年华诞,纪念改革开放的青春岁月。”

□陈许

钢铁雄心——深中通道主题油画 N011(油画)



老林的先熟,幼林的后熟;荒草地的先熟,农耕地的后熟

故乡的茶籽林

□吴松

识的用心良苦,她多么希望自己的儿女早日成才啊!

孩提时,村中的小伙伴经常去那片茶籽林玩耍,那里俨然成了他们的快乐小天地。每到周末,小伙伴便到那片茶籽林捉迷藏,摘鸟蛋,打野战,放牛。有时候,我也会独自到那里放牛,独享大自然的清新与惬意。记得一次,母亲走亲戚去了,我只身一人来到那片茶籽林放牛,百无聊赖之时,爬上茶籽树荡起了千秋,结果树丫断了,重重地摔在地上,不省人事。

说来也奇,昏迷之后,我竟然做了一个怪梦,梦见自己从茶籽树上摔下来,满身是血,我一紧张从梦中惊醒,一骨碌从地上爬了起来,看见自家的老母牛在旁边不停地“哞哞”直叫。

我用手一摸,果真满脸是血,一时不知所措,一边“呜呜呜”直哭,

一边火急火燎地往家里赶。

幸好,母亲走亲戚刚回家,看见我

青一块紫一块的,心疼不已,忙不迭地拿来正骨水为我涂擦,

眼泪夺眶而出。这虽然是童

年往事,但是无法忘却,有时候

回到家乡还情不自禁地去看

一看那棵茶籽树,想不到的是,

那棵茶籽树依然枝繁叶茂,郁郁葱葱,

只是显得有点老态龙钟,

虽然做果而已。

故乡那片茶籽林,一年四季常绿,依然绿的海洋,十分养眼。

一望无垠的茶籽树,林莽莽,

次第生长,错落致,蔚为壮观。

山风吹拂,绿浪滔滔,

一波接着一波,后浪推着前浪,

美轮美奂,犹如轻盈的少女,

脚尖踩着绿色的地毡,扭动着小蛮腰,挥舞着衣袖,翩跹起舞,

是那样的妩媚动人,那样的温

柔优美;茶籽树发出的沙沙

声伴随着忽忽的山风,宛如天籁之音,曼妙动听,荡气回肠。

每每到了花开季节,漫山遍野的茶籽花,犹如洁白无瑕的雪花飘落在绿色的山野间,铺天盖地,银装素裹,一尘不染,整个大马岭俨然一派白雪皑皑的世界,好一幅“瑞花兆丰年”的山村图景。每当晨曦初露,露水还没退去之时,那茶籽花的馥郁芳香伴随着晨风四处飘散,整片茶籽林弥漫着茶籽花的清香,如再添一缕茶籽花茎上沾有晨露的花蜜,醇香,甘甜,清凉,沁人心脾,如沐春风。

故乡那片茶籽林历经风霜,已到了风烛残年,加上受到环境污染的影响,能打果的茶籽树越来越少了。况且,受榨油条件所限,村民很少上山采摘茶籽果了,唯有六叔觉得茶籽果荒掉可惜,还偶尔上山采挖。后来六叔年纪大了,身体大不如前,家人也不再同意他上山采摘茶籽果了。如今,那片茶籽林仍然按照自然生长规律,花开花落,生生不息,老茶籽树旁又长出了新的茶籽树,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茶籽树是综合开发利用潜力巨大的经济林木,发展前景广阔,而且茶油富有极高的营养价值和养生保健功效,素有“东方橄榄油”之美誉。现在,很多山区都大规模开发茶林,大力发展茶籽种植,而且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我常常想,如果家乡人能凭借这股东风,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勤劳的双手,着力保护和培育故乡那片茶籽林,不久的将来,那片茶籽林必将又是一个春天。

的招展;枝蔓的蝴蝶飞舞,呵护与怜惜,心如飞翼远扬,拂去岁月的寒冬。

村庄之间,昼有花夜有花,花中一壶酒,醉了左邻右舍,醉了黎明黄昏。

盛开的花,伴随四季的阳光,在时序的更迭里,和浪花一样绵绵起伏。心中有爱,家是幸福守望的眼睛。

节日里吹来的风,带着微醺的酒香。玫瑰、牡丹、菊花、含笑……一笑一颦,把醉意留给人间,留给心灵枝头绽放的风情。

把缤纷盘在海边,走出笑容满面的自信春风,渔村里一道风景,是人间徜徉的故乡。

爱花的女人梳妆打扮,不会凋谢的花园四季如春。人间的花仙子,爱美之心努力向善,倾城一顾,百媚丛生。

螺壳厝

皱褶的墙面,流动大海的波涛,小小的螺壳也有抱团的担当和力量。

风带着远方的祝福在屋墙上跳跃,阳光孵出斑驳的肤色。

告别狂潮的追起,不远万里相互取暖,在暗无天日的世界里,从沉闷的船舱睁开眼睛,于泉州湾畔的屋檐下卸下皮囊,带着稀里哗啦的笑容上岸。

已被掏空了内存,远行的身影,在墙面扬眉的精神的气息,接受异样的目光的挑剔和好奇的触摸。

离开大西洋海岸意味着生命的终结,只剩一副空壳却在东方港湾的屋墙上得到永生。

刺桐花点亮一座城,以火红的艳丽迎接雪花般的眼光,灿烂的笑脸洗漱一路的风霜,大海侧耳聆听,那片细腻目光亮的心事,重负之下撞起渔村的传奇。

冬暖夏凉,托举一个朝代深如海沟的智慧,压舱的货物,标注舶来文化的符号,张贴在刺桐港故乡的屋檐。

一道移动的风景,带着蛾眉

我想带你去看德州的草原,让我们坐在绵软的沙发上,举杯碰盏,从昏黄的夜里一直喝到鱼肚泛白的黎明

越过山丘来看你

□陈瑞琳[美国]

天,我们在一夜间流着泪长大。暴风雨后的沉寂让我们相见无言。

你毕业后决定下海经商,而我已准备远渡重洋。我们各自像受伤的燕子,努力振动着翅膀,重新寻找自己的方向。离开祖国的时候,是你请我吃最后一顿午宴。我心里滚动着无限的悲怆,此去经年,不知何日才能相逢。

整整十年之后,我才又一次看见你,却不是在美国,而是在你的上海。那是一个多么明亮的早晨,五月的阳光把展览馆广场上的花草映得色彩缤纷。风吹动着我黑色的披肩,你则穿着米色的夹克站在远处的太阳底下向我微笑。我们去豫园吃克林顿称赞的蟹黄包,我们逛眼花缭乱的南京路,我们在异域风情的新天地喝酒,我们在黄浦江畔看夜晚灿烂的灯火。

深夜的歌厅,你唱了一曲《三国》里的“滚滚长江东逝水”,声音恢宏壮阔,而我登时傻眼,早年曾听你唱姜育恒的《再回首》,情深意长、低回黯然,如今却是一腔煮酒论英雄的豪气!认识你的人都以为你是男儿中的秀儒,其实,我最明白你心里是怎样的鸿鹄浩渺,一脉海天。

这些年,不时传来你事业成功的消息,我毫不为喜,因为那是预料中的事。那年秋天,我在庐山开完笔会,途经上海转赴威海的国际研讨会,在浦东滞留一夜。你带我去路边的一家小馆吃陕西饭,马路上车辆多,我有些紧张,你回头斥我:“真成了美国人?连马路都不会过了!”

那晚,跨过了千山万水的我又看见你抽烟的样子,爱喝酒的你总嫌啤酒不够凉,连叫那姑娘换了三回。其实,我是多么想听你这些年的故事,南非扎寨,欧洲转战,美洲拓疆,上海鼎立。

秋凉如水,你送我回浦东的酒店,为我打开沉重的窗子,遥望万家灯火,你说希望我能创造一种人间的幸福。其实,我不能,这任务太艰巨,但我会为此努力。你问我还有什么话,我就委托你:“中秋节到了,麻烦你给我西安的老爸寄一盒上好的月饼,女儿不孝,过家门不入。”你点头,向我挥手:“走吧,我会来美国看你们全家!”

如今,你真的来了,我想带你去看德州的草原,让我们坐在绵软的沙发上,举杯碰盏,从昏黄的夜里一直喝到鱼肚泛白的黎明。

我永远都会记得,那个春

新诗台

谢谢你,海灵格

□巴桐[美国]

白发苍苍的海灵格
站在莱茵河畔说,我允许
我允许任何事情的发生
我允许一切如其所是
全然地允许,全然地经历

轻轻的话语像一阵清风
吹开了我紧闭的心扉
我感受到它的穿透力
我好象忽然明白了不少
道理

犯错是人生不可或缺的构成

倘若这不允许那也不允许
快乐就被挡在门外
人生步步如履薄冰,活得战战兢兢

最平坦的道路也许是垂直的深渊

金光闪闪的奖牌
是一滴滴汗水与泪水浇铸而成
光彩夺目的领奖台
是一块块失败与挫折的板砖砌起来

历史上有许多关于对错的论述

泰戈尔说,人不犯错才是真正的大错

数学家说,胜负得正
哲学家说,失败是成功之母

佛教说,没有对错,只有因果

老子说,夫唯病病,是以不病

这些无疑都是苦口良药,金石之言

但是我要特别感谢你,伯特·海灵格先生

你的《我允许》很灵验,很治愈

令我豁然大解脱,获得自在

我卸下了谨小慎微的盔甲

终于懂得宽恕自己,原谅别人

人世间其实没有好坏,没有对错

允许自己做自己,允许